



边看边聊

疫情期间因为禁航，全家被困于澳大利亚的悉尼，倍感郁闷，终日里寻找消磨时光的地方。那天早晨，我带个黑麦面包，独自来到附近的海滩游荡。

这海滩清静，鲜有鸥鸟，不见人影。粗略观望，似乎全是含铁量很高的礁石，有别于柔软的金沙、银沙滩。橡胶凉鞋踩上去，稍有棱角的地方，会有硌穿的忧虑，其坚硬程度可见一斑；大片、大片的褐色石色在灰空和白浪映衬下，显示出凝重、古远的神韵；亿万年的潮涨潮落，在石板上刻下纵横交错的网格，刀切斧劈一般工整；有些地段非常平整宽阔，放眼望去，犹如航空母舰上的飞行甲板；有些凸起的独块岩石伫立滩边，像钓翁在垂钓，肩背浑圆，身姿各异，面向着大洋企望渔获。也有沟壑，海水的冲刷侵蚀，使得这些坑坑洼

洼的周边形成云片状、蜂窝状，凹凸层叠、犬牙交错；留在礁石上的图案花纹更有趣味，斑斑驳驳，像是浇铸而成又像雕刻而成，诡异的造型中可以看到无穷之变化。哎，大自

# 天空海空心空

天 谛

然的鬼斧神工让人叹为观止，那是远远先于人类的冶炼术、美学和几何学所创造出来的神奇作品，人工是够不着的。

尽管海滩美得奇异，但看天、海、滩似乎陷入同一种色调里，阴灰而凝滞。我知道，那是森林大火烟雾造成的。天如人愿，少顷，太阳先在云的背后点亮皮影灯，再给乌云镶上金边；接着，一块一块的雾霭被捣碎，一绺一绺的蓝天被连拢；天窗开启，风即扇动，浓云跟着流动，贼似的开溜，漫天湛蓝的气场逐渐形成。随后的天光，上下同碧，天空干净了，

海面跟着蓝白分明，眼前豁然开朗，心胸也随之放空。坐在铁甲一般的礁石一角，看满眼雪浪滔滔推进，轰鸣声激越、清脆，冰冷的南太平洋咸水就漫过小腿、溅上脸面，砭人肌肤，浑身激灵起来，唤醒了久违的清新和欣喜。曾经有个叫汪大渊的来过大洋洲，那是远在英国人登上大洋洲之前两百年的事。他带着船队来到新西兰，只是站在木舰上，向这片陆地观望，没上岸。

临近中午，我掏出黑麦面包想解解饥。正值此时，斜对面礁岩上，红嘴白羽的海鸥、粉色长喙的唐鹅从打盹中惊醒，振羽翔集起来，贴着海面觅食。海鸥可能闻到鱼香味了，凶猛地飞过来，胆儿肥点的，就围着我转，企图从我手里分得一口面包。它们不知道那是难事，因为海滩上只我一人，自己吃还不够。

面对黑面包动了占有的心思，那是鸟的企图；面对美景露出贪婪之色，那是人的欲望。如果各自放任下去，或许会引发利益之争，进而会诉诸武力。联想到眼下的世界局势，利益至上、单边主义甚嚣尘上。某些霸权国家提出了“本国至上”的口号，根本不顾及他国的权益和感受，到处制造各种争端，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理想背道而驰。正巧人类又遇上了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肆虐，许多人的内心是抑郁的、忧虑的，当然也包括我。

准备离开了。看天空暗了许多，日晕渐渐淡化消逝，浓密的雾霭又聚集起来，笼罩苍穹。风狂起来，巨浪踊跃，频频撞向钢铁般的礁石，发出铿锵的巨响，似乎在向我昭示什么？人类中的某些人对于财富和霸权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这是由无穷无尽的贪欲所决定的。和谐的理想尽管美好，但现实是

残酷的，在“丛林法则”面前，理想主义总是难以实现。温良的民族不可掉以轻心，应自强不息，枕戈待旦、常备不懈，以迎接不期而至的挑战，别对表面吹嘘的友善、谦让、诚信抱有侥幸。面对历史和现状，可以毫无表情地解读，或许更能接近原生态，洞悉到事物的本质。这是从那海海边海浪和礁石的激烈对话中所听到的建议。

沙松并非土生土长的崇明人，他出生西北，在西北读书、西北当兵，三十年前随同样在西北当兵的妻子退伍，“人赘”崇明。对他来说，这就是一次背井离乡的大迁徙。崇明是世界最大的沙岛，这块沙土地历经1300多年长江泥沙冲积，丰饶而美丽。当沙松不远千里落户崇明后，他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沙松”——沙土地上的一棵松树。

岳丈是村里的老支书，但并没有什么特权，沙松和妻子以及出生不久的儿子就挤一间13平方米的小屋里，这对当过多年炮兵的沙松来说，好像又回到了火炮阵地的坚固的掩体中，能遮风避雨，还特别温馨，挤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就这么乐呵呵地在崇明岛上扎了根。

沙松生于1954年，1966年时他才12岁，正好读完小学，这以后便读不到什么书了。曾是部队高级干部的父亲看着焦虑，在沙松初中毕业不久便将他送去部队，先当警卫员后当炮兵。近二十年的军旅生涯，生将一个青涩小伙子淬炼成一个器宇轩昂的铁血男儿，一个摧枯拉朽的炮兵副营级干部。更让人惊讶的是，当他摘下军帽，走出营房时，却拥有了另一顶桂冠：作家。这对上学不多的沙松来说，绝对是一次羽化成蝶的蜕变。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和战士一起摸打滚爬之余的那些时间，见缝插针，手不释卷，奋笔疾书……然而，他告诉我，其实他最爱好思考，很多时间是一个人在仰望星空。

这也是他在部队曾经烟瘾很大的原因。思考，吸烟，越想得深，

越抽得凶。思考使他的思想插上了翅膀，飞得比一般人更高也更远。难怪，在炮校，他的成绩名列前茅；在演练场，他的实弹命中率又比他人优秀。随着思绪的飞扬，他寻幽入微，由军营而人生，芥子须弥，大千一苇，于是，周而复始的军营生活便不再枯燥，世界变得精彩纷呈，好学勤思的习惯引领他踏入了作家的门槛。

自从来到崇明岛，由于与妻儿同室，他把烟戒了，但是好学勤思的习惯却早已融入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令他学什么像什么（除了崇明话学不像），譬如他电脑会拆会装，会玩Photoshop（修改图片等），水平远超同龄人。他的工作

是个朝南坐的差事，本来想要托个人，讲个情，办点事，是很方便的，若胆子大一点想“先富起来”，大概也不太难，可是他对创作以外的事看得都很淡泊，业余时间，就只想写作，其他的事，无所谓。

由于参加工作年限早，2002年，沙松依据有关条例，申请提前退休。获批后，兴奋不已地写了篇《退休真好》，文章不长，却是字里行间溢满了可以拥有大把时间写作的满足与得意。

那年他才48岁，一个成熟而又精力充沛的年龄，正值写作的黄金期，显然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能妨碍他对文学追求的步伐了。他写长

篇，写回忆录，写随笔散文，还写“育儿经”，每周更新的博文常引来数千粉丝围观喝彩。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2018年12月中旬的一天，人们突然读到他的博文《战癌札记·序》，说自己罹患胰腺癌已经两个月了。就在此时，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记录，把濒临死亡的日子记录下来，把每一天都当作活着的见证。

这以后他仍然以每周一篇的进度，向读者第一时间报告他的近况。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高倍放大镜下他对治愈希望的一次次苦苦寻觅，看到妻儿以及许多相识与素不相识的人为他拼凑起来的一幅幅温馨画面，看到一个啼啼死生恒有的人如风轻云淡地放下……也许我们难以设身处地体会胰腺癌晚期的疼痛，但大可以想象当近在咫尺的死神向自己发出召唤时，我们是否也能有那份平静和坦然？就像他那样，把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当成死亡恐惧下向死而生的生命的延续。

他用生命的最后半年时间写了10万字的《战癌札记》，上海作家协会为这本札记出书，取名《不是为了告别》。这书名让人动容，既表达了沙松对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眷恋，也表达了人们对沙松的不舍。人们常说告别总是难免的，但我们却似乎一闭眼就能看到崇明岛上有棵松树，他深深地扎根在这沙土地上，正仰望星空，汲取来自苍穹的灵感。这画面将成为一种永恒。

# 沙岛上的那棵松

张重光

是个朝南坐的差事，本来想要托个人，讲个情，办点事，是很方便的，若胆子大一点想“先富起来”，大概也不太难，可是他对创作以外的事看得都很淡泊，业余时间，就只想写作，其他的事，无所谓。

由于参加工作年限早，2002年，沙松依据有关条例，申请提前退休。获批后，兴奋不已地写了篇《退休真好》，文章不长，却是字里行间溢满了可以拥有大把时间写作的满足与得意。

那年他才48岁，一个成熟而又精力充沛的年龄，正值写作的黄金期，显然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能妨碍他对文学追求的步伐了。他写长

而木盆相反，底小口大，所以先从底下套进去，接着用一块四方木条慢慢将篾箍往大处敲，越敲越紧，无论桶和盆，都不会漏水，此时箍桶师傅便会向你自豪地表示：“保险箍得牢，你试试，滴水不漏再付钱。”后来，“滴水不漏”衍生到方

方面面，表示说话、做事严谨周密，没有漏洞。这可作为俗词源

学的补充。

小时候，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发现，祖父母有的时候很大方，但对有些事情却是没有必要地节俭；比如说，一只碗掉在地上摔成了两片，祖母就会把碎片捡起来用纸包好，等到哪一天听到由弄堂传来的铜碗匠的吆喝声，祖母便拿了破碗出去铜补。我有个习惯，凡是经历了我从未经历过的事情，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东西，我会有一种满足的感觉。那铜碗匠人的手艺竟然驱使我以后每次铜碗都去“观摩”。补碗师傅先从补碗担子的小抽屉里取出一根长绳，用绳头上的钩子钩住碗边，再把破裂的碗准确对接好，用绳子缚紧，双腿夹住碗。只见师傅用一把人工钻头（以一把似二胡弓弦的人工钻头在裂纹的两边，通过来回拉弓，使钻头不断旋转），钻出两排细孔，最后将铜制的扁平两脚钉跨轻轻敲入碗中，再抹上白瓷膏。铜碗匠人还可以为顾客在碗的内边刻上姓氏。有一句开玩笑的歇后语：“江西人钉碗——自顾自（操铜碗行当的多为江西人，‘自顾自’系模仿拉弓时发出的声音。）”

江南地区，河湖交错，港汊纵横，运货船曾经是人们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行船靠划桨、摇橹、风帆、背竿、竹竿撑。行船的工人称为运货船工（也有人叫他们船老大），他们不仅靠体力，还需要有技术和经验。传说有一次一艘船帮货主转运一船来自景德镇的瓷器，有一天天气不好，风雨交加，撑船的和掌舵的沟通也很困难，过了一会进入了一个河道较窄的地段，撑船者发现前面一条船突然在向自己的船冲过来，他连声（向掌舵人）喊道：“勿好哉！勿好哉！”由于掌舵人来不及配合，两船还是撞上了。“乃末好哉！”两人同时叫了起来。有人说这是一件真的事情，也有的认为只是一个传说罢了。事情尚未发生，先呼：“不好了！不好了！”当事情真的发生了，反而叫：“这下好了！”从此就流传起这么一句（反义）俗语：乃末好哉！

运货船工从事的是移

# 流动匠人与社会俗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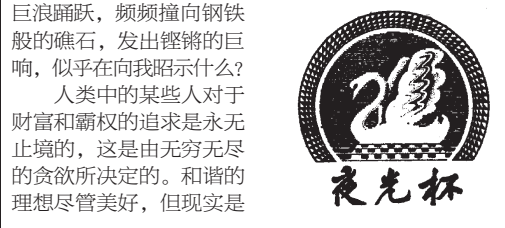
陈钰珩

用得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木桶：水桶、吊桶（从井里吊水用）、马桶、脚桶（脚盆），还有锅盖（以前很多人家用柴灶烧饭，米饭上面再架一个蒸架，蒸架上可放置三四个菜，所以锅盖是一个立体的圆桶）。木桶也好，木盆也罢，箍桶师傅都用七八厘米宽的木板围成圆形（木桶坏了多数是因为篾箍断了，或者有几块木板烂了，整个桶必须拆掉重箍），箍桶的圆篾箍是从上面套下去的（因为桶的直径是两头小中间大）；

小时候，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发现，祖父母有的时候很大方，但对有些事情却是没有必要地节俭；比如说，一只碗掉在地上摔成了两片，祖母就会把碎片捡起来用纸包好，等到哪一天听到由弄堂传来的铜碗匠的吆喝声，祖母便拿了破碗出去铜补。我有个习惯，凡是经历了我从未经历过的事情，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东西，我会有一种满足的感觉。那铜碗匠人的手艺竟然驱使我以后每次铜碗都去“观摩”。补碗师傅先从补碗担子的小抽屉里取出一根长绳，用绳头上的钩子钩住碗边，再把破裂的碗准确对接好，用绳子缚紧，双腿夹住碗。只见师傅用一把人工钻头（以一把似二胡弓弦的人工钻头在裂纹的两边，通过来回拉弓，使钻头不断旋转），钻出两排细孔，最后将铜制的扁平两脚钉跨轻轻敲入碗中，再抹上白瓷膏。铜碗匠人还可以为顾客在碗的内边刻上姓氏。有一句开玩笑的歇后语：“江西人钉碗——自顾自（操铜碗行当的多为江西人，‘自顾自’系模仿拉弓时发出的声音。）”



知苑



# 沈尹默说书法

小 易

沈尹默谓书法虽无色，而有画国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他并不看重谁藏着珍稀之碑帖，曾说：“凡罗致名贵碑帖者，无非借以标榜自己，向社会炫耀，或居为奇货，待价而沽，均与实际应用背道而驰。”

# 秋意 (中国画)

陆 迅

天转冷，吃蟹时节到了。去无锡吃太湖蟹，去巴城吃阳澄湖蟹，去溱湖吃簕蟹，唯有高邮蟹“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无须寻寻觅觅，不会吃成冤大头。

高邮湖大闸蟹一直“实名制”，除地理原因，湖水好是重要底气。湖跨江苏、安徽两省，水域面积780平方公里。虽是“悬湖”，水面及部分湖底比地面高，但治理得当，苇滩很广，浮游生物非常丰富，很适宜养殖大闸蟹。今年，几位文友或许是受沈先生影响，趁参观新落成的汪曾祺纪念馆之际，抽空“参观”湖特产。高邮湖大闸蟹，实地感受它的景色也

佳：冬春之际，湖面浩瀚，天水一色，船帆点点；夏秋之阳澄湖蟹，去溱湖吃簕蟹，唯有高邮蟹“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无须寻寻觅觅，不会吃成冤大头。

今年，几位文友或许是受沈先生影响，趁参观新落成的汪曾祺纪念馆之际，抽空“参观”湖特产。高邮湖大闸蟹，实地感受它的景色也

腥气大，口感紧实，肉嫩、香甜可口”。其间，找了家靠湖的小饭馆，每人叫一对三四两的高邮蟹，配黄酒，在湖水光色、金风乍起中，品味“但得高邮蟹，不闻菊花香”。如此绝妙的感受，或许只在阳澄湖

# 高邮蟹

冯 强

莲花岛吃蟹，才能与其媲美。受之诱惑，我也适时驱车“赴宴”。今年此行，主因也在看望百年诞辰的汪曾祺老先生和他的纪念馆，其次才是品尝高邮蟹。小小的蟹店就在纪念

馆斜对面，几只塑料大盆席地而放，各有数十只大小不等、背青肚亮的大闸蟹。背略驼，穿件皱巴巴的衬衫，约摸50来岁的店老板，用当地话直白地告诉我，政府为让更多人了解高邮蟹，动足脑筋，时候一到，除常规开捕仪式，还有“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湖蟹座谈会”等。感叹这样的措施高明，忽而联想其背后高邮人养蟹、卖蟹的不易，“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多。不论蟹的质量，如今沪上这样的价钱或许只能买“面拖蟹”。论斤算，没有小菜场常见的粗绳子、厚塑料袋之类的“武装”，如此实诚，已让我感到温暖，他还不厌其烦地告诉我高邮蟹的吃法：冷水、放点姜蒸，可以去腥等等。更加温暖。由于行程原因，无法就地品尝，只得回家后立即实践，重温汪老之说：“我的家乡富水产。蟹极肥。”美誉与品尝之蟹极为吻合：“膏肥、脂腴、腹郁、肉嫩，”美哉。汪老朴素的鉴定，正被朴素的高邮人传承。陶醉岂有余言？

# 七夕会

# 美食